

獵人小屋

還 斐



1207/86

猎人小屋

遠 斐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柯 明
题 图 张闻彩

猎 人 小 屋

远 斐

江苏人民*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书号：10100·405 定价：0.58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目 录

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1
这支枪传给你·····	6
步柱山下·····	14
——访孤胆英雄岩龙的家乡	
铁窗里的春天·····	19
第一场风雪·····	31
踏上先烈走过的路·····	41
在鱼窝里·····	53
“山东哥”·····	62
迷山·····	70
密林深处·····	80
新的起点·····	91
林海初航·····	98
呼玛河畔·····	113
猎人小屋·····	122
草原秋行·····	131
小白桦·····	139
镜泊湖散唱·····	151
一个愿望·····	162

我又一次站在牡丹峰上	169
湖上新歌	175
岭南春早	182
椰林喜曲	187
节日晚吟	194
闽西红路	205
红旗颂	213
——一位苏维埃时代的妇女代表的抒述	
在海岛上	220



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主攻部队已穿过敌人的火力网，向前面高地挺进。这儿，硝烟迷漫，只有民兵连长和青年民兵小沈，两人正把手榴弹投向从侧面反扑上来的敌人，掩护担架队向后撤。当他俩看到担架队远离敌弹的射程时，也急忙离开这石头还在喷吐火焰的地方。

两人才跨过峡谷，爬上山包，突然，从后面传来哗哗的声响；小沈机警地回过头去，只见民兵连长不再踏着军人特有的步伐，却象跳芦笙舞那样，跌跌撞撞，歪歪倒倒地走着。小沈急忙返身迎上去，民兵连长一下扑到小沈怀里。啊！这个曾战斗在滇江边的英雄，曾支援过“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反侵略斗争的转业军人，现在却被“同志加兄弟”的子弹打伤，使他鲜血直流，昏迷不醒了。小

沈泪如泉涌，让民兵连长躺在地上，立刻用急救包进行包扎。……包扎好，小沈擦去眼泪，环视四周——全是一人多深的茅草、灌木、荆棘，藤条缠着藤条。在那些茅草丛中，可能还有地雷、竹签，洞穴里还暗藏着敌人……小沈虽是个年轻运动员，身强力壮，可是独自一人，又怎样把民兵连长送回后方呀？小沈耳边又响起民兵连长常说的话：“应该立刻把伤员抢救出战场，在我们民兵面前，绝不能让伤员受二次伤，增加一分痛！”

小沈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条凹陷下去的窄路，两侧是被火烧过的陡坡，中间有一簇簇倒草，有大大小小的卵石，看来是雨水流淌的地方，长年累月，变成一条比较光滑的小路。自己要是能变成一条小溪，驮着民兵连长溜滑下去该有多好啊！他想到民兵连长领着大家抬伤员的情景——爬山时，民兵连长走在后面，双臂高举担架。下山时，民兵连长在后则蹲着双腿，猫着腰抬担架，使担架尽量保持平衡，使伤员不致感到头重脚轻。民兵连长是自己的榜样，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伤员及早抢救下火线！

小沈立刻坐到民兵连长身旁，轻手轻脚地把他移坐在自己胸前，然后搂着他一起躺下。小沈的头微微抬起，观察四方，一手抱住连长，一手扒

着身边的泥土，石块，沿着倒草，借着卵石的流动溜滑下去。小沈的手，象小船上的桨，鱼身上的鳍。他还用脚跟钩着上疙瘩，或踢走拦路的石块。使民兵连长仿佛安稳地躺在船上，缓缓滑下陡坡……

小沈高兴地觉得自己的身板变成了一副担架，垫在民兵连长的身下，更高兴的是还能时刻听到民兵连长的心跳，呼吸——使他知道民兵连长还活着，还仿佛听到他在哼唱那支傣族的民歌《风雨花》！——

风雨花呀！

陡岩峭壁上挂，

不怕烈日晒，

不怕浓雾罩，

顶着狂风暴雨开鲜花。

这首民歌曾激励过这个从上海来到边疆的年轻人，他象一朵风雨花，不怕亚热带的烈日，不怕早晚的风雨，终于锻炼成为割胶能手。现在这首民歌仍激励着他，使他不顾自己的衣裤被荆棘、带刺的灌木撕扯碎，不顾大大小小的卵石顶着他的背，还有弹片，尖石割裂他的皮肉……宁可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一定要把伤员平安地运回后方。

血红的夕阳落进山谷，四处升腾着浓雾，枪炮

声遥远了。小沈也终于滑下坎坷不平的陡坡，到了山脚下，立刻抱起民兵连长，快步冲过面前的开阔地。才走几步，突然从侧面的草丛中闪出一串火光，使小沈晃了几下，继续又急匆匆地向界河奔去——是呀，界河那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界河那边就是郁郁苍苍的橡胶林场。小沈向河床中心奔去，滔滔的河水从他身边滚过，也从他身边带去一缕红色的飘带。但是小沈无所觉察地向河中心走去，河水越来越深了，水快没到他胸膛，他为了不让水珠溅到民兵连长身上，象一个举重运动员，竭尽全力地把民兵连长高高托起，托起。

啊！重返前线的担架队来了，近了，一副担架象一只渡船向小沈靠拢。担架员从小沈钢铁铸成的双臂上，抱下伤员，放上担架转身走时，只听得小沈说：“绝不能让伤员受二次伤……”话音刚落，小沈精疲力尽地扑倒在河床里了……河面上立刻映现出一片霞光。

啊！界河呀，你滔滔地流着，你亲眼看到这个年轻民兵，为了不让伤员再受二次伤，衣裤被扯破，背脊被割裂得血迹斑斑。界河呀，你也亲眼看到，他为了完成民兵神圣的职责，身中数弹，坚持着把伤员放上担架，而他自己就这样倒下了……

啊！界河呀，你在唱什么歌？你在唱赞美民兵

的歌？你的歌随着流水飘荡远去，远去！是的，你叙唱着这个远离大城市的青年，曾经渴望能参加解放军，但是由于他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才来到边疆的橡胶林场。当越寇把战火烧到边疆时，他踏着坚毅的步伐，走进民兵的行列，一次次扛着弹药箱，穿过枪林弹雨，奔上那打击入侵者的战场。现在，他把民兵连长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平安地渡过界河……但是，他，一个年轻的民兵，象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那样，为祖国流尽了血……界河啊！你歌唱吧：他应该是一个无私无畏的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这支枪传给你

当我到边防团采访后，心里一直想着这样一幅画——

山后升腾着硝烟与火光，山前一片浓郁的橡胶林，山下有一小块平坝，那儿有用野草野花扎起的牌坊，五星红旗在牌坊顶上飘扬。平坝上排列着威武、肃穆的队伍。队伍对面，年轻的指导员身旁，有一位头戴棕色帽的老人，他有一对仁慈的眼睛，干瘪的嘴唇边，深刻着辛劳留下的纹痕。军乐声中，老人昂胸挺立，暴满青筋的双手，捧着儿子生前用过的冲锋枪，正传给站在他面前的新战士——老人的小儿子。小儿子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两朵大红花，帽徽、领章特别鲜红。小儿子接过枪，后面的战士一个个举起握紧拳

头的胳膊在宣誓。

我不懂画，也不会画，无法描绘出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

这位头戴棕色帽的老人、质朴、敦厚！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人。他听到儿子在自卫还击战中牺牲后，抑制着每个父亲在失去儿子后深沉的悲痛，立刻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带着全国人民的心意，带着全国众多父亲的托咐，来到参战部队，也到了儿子生前所在的边防团。

在老人把枪授给小儿子后，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连长指导员陪同下，到每个班去探望战士们。老人每到一顶帐篷，就伸出慈母般的手，去抚摸折叠成方的被子，铺着军毯的垫褥——在这骄阳似火、一雨成冬的地方，铺的盖的是热还是冷？还有什么困难需要祖国人民解决？在这远离城市的边防线上，收到家信要多少天呢？……老人问长问短，给战士们倾注了无比的温暖。

帐篷侧面有条小沟，沟里淌着潺潺流水。有个刚执勤回来的战士，就着溪水洗刷去扑满全身的焦土。战士转过身，看到一位老人从山下上来——啊！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同学的父亲，是副班长的父亲。他高兴地蹦跳着，用湿淋淋的手向老人敬礼，并亲切地呼唤“老伯”。立刻上前扶老人走进

副班长生前所在的班。这位战士边走边告诉老人——副班长出击前夕，曾要他帮办几件事，可惜一直没机会向老人汇报，替副班长来慰问双亲。现在遇上这机会，他的话竟滔滔不绝地倾泻着……

老人进了儿子所在班的帐篷，他看到每张铺前，都有用罐头盒做的花瓶，里面插着各色野花，使这帐篷显得格外整洁，鲜亮。战士们请老人坐在为新战士设的铺上，全班战士也在老人命令下坐好，只有一个长成娃娃脸的小战士，出出进进忙着，最后捧来一杯白水，默默地站在老人面前，用恳切的眼神，用请求的动作，希望老人把那杯水一饮而尽。但是，老人接过杯子，暂先把它放到一边，因为老人多么急于想知道儿子参军两年来的战斗生活呵！

老人倾听着，一字不漏地倾听着。在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中，老人仿佛进入另一个境界，他清晰地看到儿子站在面前：儿子为建设营房上山砍竹子震裂了虎口，医生给他缝了四针让他休息，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又去砍竹，把缝线又震断了；老人看到儿子用嘴咬着套在战友脖子上的救生圈的绳子，在教战友泅渡；老人看到儿子匍匐在烈日下，进行实弹射击，得了优秀的情景；老人也看见儿子黑夜潜伏侦察抓俘虏的情形……老人

听到儿子的呼吸，看到了儿子每前进一步的脚印，老人欣喜着仿佛看到自己把一粒种子撒进沃土，种子在阳光雨露下拱出泥土，茁壮成长的情景。是啊，儿子从一个楞小子、莽撞青年，逐渐成长为优秀战士、共产党员了。儿子为了打开前进的通道，去教训那反目成仇的越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是呵！儿子做得对，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

老人听着想着，胸中如翻江倒海，为了压住涌到喉头的怒潮，急捧起那杯白水一饮而尽。啊哟！这原是一杯比蜜还甜的糖水，这不是慰问品么？小战士却把它全部献给了老人，老人更为激动，立刻转过脸去，只见那张绯红的娃娃脸上，两眼闪着泪花，低头喃喃说：“……副班长参加爆破组后，临出发时对我说，如果他倒下了，叫我替他多抓几个俘虏……可，战斗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我没有机会再抓俘虏了。我对不起……”小战士遗憾地再也收不住眼泪，泪水滴滴嗒嗒掉在衣襟上，随后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全班战士也唏嘘地垂下头。

老人急忙站起来走过去，拨开他的手，抚慰地为他擦去眼泪，拍拍小战士的肩膀说：“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大家静静地听着，传来山那边的冷枪声。老人继续说：“梦想称霸东南亚的敌人是不会

放下屠刀的。如敢再来侵犯，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副班长交给的任务，也相信你们全班决不会轻饶他们，是不是呀？”小战士坚定地点点头，全班战士齐声说：“是！……”

夜幕悄悄落下，山谷里升起迷蒙的浓雾，战士们听说老人要走，急忙团团围住，恳切要求老人能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连长早已在连部准备了客房，战士们只得让老人跟连长走了。

老人走不几步，突然听到沉重的脚步声赶来，接着听到一声报告，老人与连长转过身去，见是刚接过哥哥枪的新战士。他的小儿子没等老人开口，立刻说：“指导员和全班同志，要我来陪爹同住一宿，请爹再给我提点希望和要求！”

“喔！喔！”老人沉思片刻，微笑着问：“你今年几岁了？——在你爹身边有冒二十年了吧？还不够么？我把你哥哥的枪传给你，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希望！全部希望！！至于要求？你听到他们说，你哥当战士时说过，在靶场上剃光头，在战场上一定不能得胜！要求你什么呀？就要求你苦练杀敌本领，做一个五好战士……好了，现在你回班里去吧！”

在这静静的胶林里，连长听着，老人的话多么象出膛的子弹，还击着山那边不断来骚扰的枪声，

连长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只默默地想着可敬的老人，代表着众多中国人民对下一代的希望。……

老人被安顿在客房后，连长忙别的事去了，老人看着墙上贴的儿子生前在草丛中射击的照片，老人默默地抽着竹筒烟，回忆着刚才战士们介绍有关儿子的事，回味着儿子响亮的话。想着，想着，再也坐不住了，就悄声走出竹门，到浓郁的橡胶林下漫步——他眼前又出现了另一幅情景：儿子出击前夕，也是这么个夜晚，残月时隐时现地透进林子，儿子兴冲冲地从指导员住处返回，大概是按捺不住自己被批准为中共党员的喜悦，急于把这种幸福心情分给好友，他立刻蹦上只能一人睡的战友的吊床，两个好朋友挤得紧紧地躺着，谈论着。风，推着沉甸甸的吊床摇来晃去，仿佛摇着摇篮里的孩童，他俩充满热切的希望，又计划着未来。草丛，树木，星光，月亮，都在倾听他俩要去打击敌人的决心，以及胜利的信念。他俩计划如何教训越寇，使他们再也不敢用它的脏脚来践踏我神圣的土地。到那时，两个朋友将一同回去探亲，一同去寻访美丽的“阿诗玛”……儿子还说过，如果他倒在战场，希望好朋友替他背囊中的衣服洗净，折叠好交给母亲，否则母亲看到不整洁的

衣服会难过的呵！……呵！儿子，想得多么周到，你为国捐躯的决心，就是留给父母最愉悦、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呀！

那里想到在这挥手相望、鸡犬相闻的边界，在我们源源援助的“同志加兄弟”的邻邦，竟有那么多枪眼对准我们！为了教训背信弃义的越寇，摧毁那卑鄙的碉堡，儿子毅然参加了爆破组。他扛起爆破筒，腰里挂着好多个手榴弹，气昂昂地走了。他飞快地把爆破筒塞进正吐着火舌的碉堡，他看到在自己手下一个又一个敌堡化成尘烟……

儿子，他应该回来了！是的，他正在转身，突然见同组的战友倒下，他不顾敌人的子弹，扑到战友身边，抱起亲爱的同志，但是战友的眼睛，永远闭上了。呵！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立刻抱起战友的炸药包，无畏地去完成战友留下的事业。他忘记腿部已负伤，血正在淌着……他奔向吐着火舌、舔去战友生命的碉堡跟前。可是，这儿，四周没有依托，他只得全身紧贴敌碉，用自己的身体做支架，左手托着炸药包，右手拉导火线，一扬手仿佛与战友们告别……只见火光一闪，轰地一声，敌堡散花般升起又落下。儿子就象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在那高高的蓝天上，俯视着熊熊烈火，俯视着我们雄赳赳的步兵，急速前进！前